

秦文君
经典校园小说系列

小丫林晓梅



NLIC 2970740624

少年儿童出版社



秦文君
经典校园小说



NLIC 2970740624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丫林晓梅/秦文君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6

(秦文君经典校园小说)

ISBN 978-7-5324-8725-7

I. ①小… II. ①秦…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8216 号



秦文君经典校园小说

小丫林晓梅

秦文君 著

戴紫袅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孙益恒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张伟群 陆 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6,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725-7/I·3254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小荷露尖	2
第二章	家庭小报	22
第三章	邻邦纪事	50
第四章	艺术团独立日	76
第五章	临时见证人	98
第六章	代课教头	124
第七章	女子同盟	150
第八章	周末故事	176
第九章	黑色寒假	202
第十章	社交之道	228
第十一章	家庭“第四者”	248
第十二章	心灵独语	268
第十三章	游戏规则	286
第十四章	月光晚会	304

林晓梅自叙之一

我很幸运，找到一个名字里也有“梅”的人做朋友，她叫贾梅，我们相互称对方为“亲爱的梅”，这样叫在嘴里特别亲切，仿佛是在招呼自己。贾梅好可爱，她穿的花裙子上绣着三只熊宝宝。另外，她有点轻信，总对她订阅的那本《学生郎》信以为真，杂志上说：血型为AB型的人聪颖绝顶，易出天才；还有，他们长命百岁，只是不太合群，喜怒无常，爱做守财奴什么的。于是，贾梅便认定本人是AB型，动不动就说：“你们AB型的人好厉害哟！”我向她解释了半天，告诉她我是A型血，是那种有艺术天赋、聪明、有时容易嫉妒的人。贾梅听后若有所思地点头说：“我总算想起来了，杂志上说得清清楚楚：AB型的人，特征之一就是不愿让人知道他们的血型！”

再听听我表姐怎么评论我吧，我的表姐也姓林，她爸老林在广东虎门工作，就是虎门销烟的虎门，我们私下里干脆叫他林则徐。

表姐大名叫晓霞，高我两届，在本校高一年级中算个数一数二的佳丽。她最喜欢别人说她“一表人才”，爱穿男装，还说自己野心如曹操。就是这位女中豪杰，有一次亲口对我说：“老妹，你并非等闲之辈。”

我暗自将贾梅和表姐话里的意思翻译过来，那就是：林晓梅这家伙与众不同，有戏可瞧……

第一章 小荷露尖

升初二的头一天，学校一到课间就能看见到处乱跑的初一新生。其中有个女孩课间时跑出来找医务室，三转两转，寻不到归途，竟跑到初二(2)班的门前来张望。

林晓梅和贾梅站在走道上说话，听那女孩求援，她二话不说，拉过女孩的手，在对方的手心里画了张学校简明路线图。

“你叫什么名字？”林晓梅说，“怎么毫无方位感？将来出远门，别忘随身带指南针。”

女孩吐吐舌头，说了句：“我叫肖白彩，谢谢！”便像受惊的小鹿那样跑掉了。

“小白菜？天哪，怎么起这种名字！”林晓梅和贾梅一同笑起来。

贾梅笑得格格响，佝下身，天真浪漫得很；而林晓梅却是另一种笑法：无声地笑。笑容灿烂，却不露出牙齿，含笑的目光悠然向前，就像书上形容的“莞尔一笑”，据说这样的笑最高级。然而她含笑的目光突然瞥见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个男生叉着腿站在幽暗的楼道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林晓梅认出此人是初二(1)班的鲁智胜，他和贾梅的哥哥贾里是死党。这个贾里时常来(2)班招摇过市，他一来，身后准保跟着个鲁智胜。只是，一个暑假过去，鲁智胜人高马大了，身体的体积猛增倒也罢了，奇怪的是，鼻子也变挺拔了，整个人有点脱胎换骨，倒像是原来那个鲁智胜的本家兄长。

鲁智胜的目光仍紧追林晓梅，她试着向旁边跨了几个步子，只见他的头像牵着线似的随之转动。林晓梅很不自在，极想质问那家伙几句，但又怕他吹一声口哨反问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所以，干脆头一扭，装作已经认不出这个家伙了，拉着贾梅回教室。

“贾梅，等等！”鲁智胜在后面犹犹豫豫地喊，“我有话说。”

贾梅站下了，嘻嘻哈哈的，她和鲁智胜是大熟人，初一时两个人还打打闹闹呢。

林晓梅隔窗看去，发觉以前喜欢抖着肩膀吹牛、抬高自己的鲁智胜今天特别郑重，他对着贾梅垂手而立，说几句话深深点一下头，活像封建社会的大孝子。

过了一会儿，贾梅跑到林晓梅课桌边。林晓梅说：“喂，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贾梅举手轻打了一下林晓梅，说：“告诉你一个最新发现，鲁智胜很崇拜你！”

林晓梅叫起来：“哇，他亲口说的？”

“人家说，他们班不少男生在校报上看到你写的《少年颂》，都佩服得一塌糊涂，说有李白遗风。”贾梅笑嘻嘻地说，“他还说你这样的大才女应该去参加校学生会主席的竞选……”

林晓梅笑笑，不置可否，其实那篇《少年颂》不过是她顺手拈来，即兴创作，早知会引起一大片男生赞叹，当初她非花大功夫将它润色成美文，以便让所有读它的人都像猫那么叫：

“妙！妙！”

这时，林晓梅的同桌简亚平突然插言道：“你去参加校学生会主席竞选？奉劝你别自我碰壁，这种风头没什么好出的。我们学校这几届当选的主席，不都清一色是男生？女生竞选彻底没戏！”

简亚平是那种长相丑丑，说话像扔手榴弹的人，她说完这话，好像舒服多了，头一仰，心满意足地呼出一口气。

林晓梅最恨这种带点恶意的话，听了特烦心，头皮都麻起来。再说她简亚平作为一个女生，竟自我贬低，灭女生威风，不是有点像女生的叛徒？

“如果我出马，学生会主席一定非我莫属。”林晓梅说。

简亚平吃惊得扬起眉毛，她粗粗的眉毛半竖着，造型很像两把小扫帚，看她被震住了，林晓梅感觉出了口气。

截至当天午餐时分，至少已有七八十个人跑来询问林晓梅是否真的有意竞选学生会主席。没料到简亚平的传播能力那么出众。

“是又如何！”林晓梅一概这样回答。

其实从小到大，林晓梅都不是什么官迷。她当选过历届的大队长、班长、学习委员，都像水到渠成，自己不费什么大心思就有人拥戴。按简亚平的说法，那是因为她漂亮，别人都争着宠她，简亚平特别不满班里的那些男生，指责他们一听林晓梅的

名字就举手当俘虏。

林晓梅对这种话不置可否，懒得去辟谣。那种话有头脑的人一听就知道味儿不正宗，长得漂亮又有何罪？免费给世界添一道风景！至于那些男生，他们怎么想的关她什么事，反正，她从不迁就他们。她是英语课代表，遇上哪个男生交的英文本像卷心菜叶子，她就拒收，而且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可他们往往不怎么生气，还嘿嘿笑；林晓梅对女生当然好一些，不可能那么铁腕，包括简亚平，那人写的英文简直吓人，蜷成一团，一圈一圈，而且细细的如灯泡里的钨丝。她每次都不计较，可偏偏对她不满的就是那几个女生，这种现象让她说什么好！

全班在教室里共进午餐，课堂变饭堂。贾梅端着饭盒坐到林晓梅边上。简亚平不在学校包餐，每天中午都冲出校门自找吃饭的门路。

“今天吃鸡腿！”有人嚷着，“是让大家庆祝开学？”

“大师傅开恩，让我们奔小康。”也有人将鸡腿啃咬得咔咔响。

坐在林晓梅前排的男生宇宙掀开饭盒，立即咋呼起来：“瞧，这鸡腿怎么瘦骨伶仃的？袖珍型的？”

“你懂什么！”这学期新任班长邱士力正色说，“这些鸡生前都痛饮过减肥茶的。”

教室里一片哄笑，林晓梅也笑。她笑邱士力一本正经的说笑话倒像是振振有词地说论据。

宇宙扭过头来，说：“林晓梅，你要是当上学生会主席，第一个就得帮我呼吁，坦白地说，我每天第三、第四节课无法安心上课，每天都饿得快要休克！”

“没问题！”邱士力扬扬下颔，“我们报名去学人工呼吸，你一休克，我们就抢救。”

大家又笑了一阵，才顾自啃鸡腿。忽然，贾梅推推林晓梅，悄声问：“怎么，你真的要去参加竞选？”

林晓梅说：“是又如何？”

贾梅说：“我无条件地投你一票。不过，要是全校投票，一票算得了什么？对了，你得聘个什么竞选特别助理，帮你打气，做拉拉队，或是做巡回演讲，别忘了，外国选总统时都时兴这一套，否则，赢不了。”

林晓梅扑哧一声笑了：“老天，这么复杂！”

贾梅不快地嘟起嘴：“既然你不聘我，我就只好自己聘自己，反正从现在起我就是‘林晓梅竞选特别助理’！”

“官不小啊！”坐在林晓梅前排的宇宙长着一副顺风耳，“你可以学学(1)班的张飞飞，把这个头衔印在名片上……”

林晓梅不由哑然失笑，她们(2)班像与(1)班有仇似的，总是相互贬低。不过(1)班的张飞飞是挺活宝的，听说她印了名片，上面标着“中国千里马文学社社长”，看上去官大得吓人，其实那个文学社是她自己组织的，总共三个社长，一正两副，竟没有一个社员。

“我会那样？”贾梅赌气地说，“天地良心，我是不想让好朋友被人打败，懂不懂？”

贾梅的赌气话脱口而出，显得特别真挚，百分之百的肝胆相照，一点不亚于“酒后吐真言”。林晓梅心里一阵发烫，但又不便表达，就用指头在桌面上连打了三个惊叹号，这里的意思若译成古文，或许是：甚是惭愧！甚是惭愧！

邱士力也说 he 刚才又去了一趟学生会，得知截止到午餐时间还没有一个女生敢站出来报名，男生却一下子冒出来七八个。报名的日期就是今明两天，后天一早，候选人的十二英寸彩照、事迹介绍就要贴在校门口的报栏里。

宇宙说：“女生不爱冒险，听说女生只愿和女生争高低，不愿与男生较量。不报名也好，学生会主席要是让女生当肯定不合适，丢我们男生的面子！”

“喂，你以为现在还是封建社会？”林晓梅说，“本人非要报名不可！”

贾梅插言道：“对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宇宙也不恼，嘿嘿笑，说：“看看，我宇宙的激将法品质优良！”

当天下午，林晓梅就由贾梅这个“特别助理”陪同跑去学生会报名，没料到，接待报名的竟是她的表姐林晓霞，她是上一届的学生会干事。

林晓霞听明林晓梅的来意后，“哟”地叫了一声，说：“老妹，你并非等闲之辈。”

林晓梅说：“怎么，晓霞姐，你也认为我不该参加竞选吗？”

“怎么说呢？也许你是唯一的女候选人！”林晓霞笑了，称兄道弟地拍拍林晓梅的肩，说：“好，有勇气！不过我提醒你，重要的是参与。记住了，赢了不必骄傲，输了也别气馁！”

林晓梅走出学生会后，对贾梅说：“喂，我怎么觉得我表姐话里有话，你认为呢？”

贾梅叫起来：“没有哇，她夸你有勇气，还让你赢了千万别骄傲！”

贾梅就是那种天生的乐观分子：她听别人的话，专挑爱听的牢牢地记住，其他的就扔在一边统统不要。不过，那又如何！林晓梅现在就想学学这个，只管勇往直前，其他的当耳边风！

当天晚上，林晓梅只能眼疾手快地将作业 PASS 掉，其中有一本词语抄写，字有点飞翔起来，她只能在心里对其三呼“抱歉”！她得抽出时间准备竞选。先翻出两本人物传记找到他们参加竞选时的那章看，又摘出好词好句拟好发言稿，后来还与贾梅通了个很长的电话，活像一个办公会议，那个贾梅结结巴巴地念事迹介绍。等到着手整理照片时，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其实，要找出一张十二英寸彩照太容易不过了，林晓梅很上镜，不像邱士力，平时活灵活现，一拍照片就目瞪口呆，像一个晴天霹雳打在头上。至于宇宙就更好笑，学生证总是东藏西藏，因为那照片拍得极像娄阿鼠。

更何况，林晓梅的个人相册总计有十八本之多，她老爸的爱好就是让林晓梅换上他那美加美公司的时装，举着相机，对着女儿“咔嚓”。不过，那些照片大多拍得像明星照，林晓梅并不看重，没什么艺术可言。林晓梅选了好久，总算选中两张作候选，其中有一张仰望天空的照片，虽然头发被风吹乱了，眼睛有点眯，但气质好，带着一种纯情和憧憬，没半点俗气，林晓梅认为只有这样的照片才拿得出手。

午休时，贾梅看了那张照片微微皱眉头，可不参与评论。正巧，贾里来问贾梅借三角尺，他瞥见那照片，立刻凑过来说：

“真像革命烈士啊！英雄就义前，再一次仰望天空，想着，砍头算什么……喂，干吗？”

林晓梅这才发现陪同贾里前来的鲁智胜，此人正拼命扯贾里的袖子，不让贾里多言。而且他下手有点粗，竟将贾里拉得肩歪人斜，林晓梅笑起来，心想：这个鲁智胜挺有意思的，不由细打量了他两眼。

等他们一走，林晓梅从书包里取出另一张候选照片，她不想把照片陈列出去让人说三道四，成何体统。贾梅一看新照片，立即拍起手来；林晓梅苦笑笑，那新照片是暑假刚拍的，头发扎成两只小辫，有点幼稚，她本人未必满意。这时，一拨男生和女生都凑过来，齐声夸奖这张新照片。邱士力将林晓梅自以为最有风采的那张眺望的照片拿起来看看，又像打扑克那样反扣过去。

“这张不及格！”邱士力那么说，“对了，事迹介绍写了吗？宇宙，你这家伙再用个激将法，让她们写得棒一些。”

“让贾梅执笔。”宇宙说，“她是作家的女儿。对，我来口述。”

“说天说地，你快口述吧。”贾梅说，“今天我写到半夜十二点，写来写去就是这几句话，什么热爱集体、学习勤奋，想不出生动的事，我头都昏了。”

“你这样写。”宇宙双眼看着天花板，“这位林晓梅是巾帼英雄，有一次，某同学昏倒，旁人都吓坏了，只见我们的晓梅大吼一声，勇救同学，火线不怯场。怎么样？一开头就不同凡响吧！”

贾梅记着记着停下来，一脸困惑，问：“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宇宙说,“目的就是突出林晓梅,让我们班出一个主席!”

林晓梅叫起来:“是写我?有没有搞错?我从没有勇救同学……”

宇宙笑笑,说:“那算什么?林晓梅,我问你,如果真发生那种事,你的同学倒在你身旁,你会去救吗?”

“答案是 Yes!”林晓梅说,“你昏倒试试看!”

“那就对了。”宇宙又抬头看天花板,“你已经具备了这种品质,无非是没人昏倒,你没有那种机会对不对?”

林晓梅迟疑着,暂不表态,她知道答应了“对”,就等于钻进圈套。宇宙这家伙,特长就是善狡辩。他每次迟到都说是在医院护理病重的奶奶,可据可靠消息,他奶奶十年前就已去世。谁要是追究这件事,他就说谁良心大大的坏,侵犯他的隐私权什么的。

“这是不是世界一大奇观!”宇宙突然惊恐地指着天花板,“看,它在动,刚才只有一条裂缝,现在却出现了三条!”

林晓梅她们都作鸟兽散,邱士力拉住宇宙不让走:“你又搞什么鬼,弄得人心惶惶!天花板怎么会动,看,一切正常。”

邱士力话音刚落,就听“咣”的一声巨响,天花板轰然砸下一大块厚粉块,有课桌大小,不偏不倚砸在邱士力和宇宙头上。

“哇!”宇宙一声惨叫,双手捂住头蹲下去。

邱士力到底是条硬汉,仍然站着,他满头白灰,连眉毛都落满了白粉,倒像雪地里的圣诞老爷爷。他显然是被砸得昏头昏脑,不言不语只是不停地眨巴眼睛。

众人全惊呼着逃到教室四周贴着墙避难,人人自危,都怕那

地方再塌下什么东西。

“血！”贾梅惊叫着，“宇宙的头破了！”

林晓梅定睛一看，果然，一缕血从宇宙的指缝里渗出来，她恍恍惚惚的，忽然想起刚说过的话是对宇宙的承诺，忙大叫：

“快！快把宇宙送到医务室。”她跑到宇宙身边，刚伸手扶他，天花板上天女散花似的落下灰粒，她眼睛进了灰沙，疼得钻心。

“宇宙！走！站起来！”林晓梅架起宇宙的胳膊，可她拖不动他，宇宙人称秤砣，体重至少六十公斤，而且他不肯配合，人缩成一团，“啾！啾！”地低声叫着。

这时班里有几个胆小的女生尖叫起来：“救命啊！”

“闭嘴！”邱士力缓过神来，过来帮林晓梅一同架起宇宙。然后他们两个一个推一个拉，把宇宙弄出教室；班里的大力士江林连忙追出来，和邱士力左右开弓架住宇宙。

林晓梅一马当先，用冲刺速度跑到医务室，一头撞进去，却发现卫生老师不在场，只有那个鲁智胜端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他嘴里插着一支体温表，但那副悠闲的派头倒像是在含一根棒棒糖。

“卫生老师呢？”林晓梅尖声催问。

鲁智胜吓了一跳，猛地站起，一下子抽出体温表，说：“她买药棉去了。喂，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这时，邱士力和江林两个彪形大汉已合力将宇宙架进医务室。宇宙听说老师不在，绝望地说：“完了，全完了，死定了！”

“先得止血！”林晓梅拨开宇宙的手，看见他额头上有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时不时渗出血水，而且伤口四周沾着些脏泥灰，

她不由倒退一步，说：“你们先得给他清创，再止血，否则会发炎的！”

江林没插言，扭头就走人，他走得太干脆，有点像“拂袖而去”。林晓梅大叫：“停下！”倒是邱士力说：“饶了他吧，他有晕血症，一路来的时候就像走醉步！”

只能这样了，否则万一江林再倒下，至少要八个人才能抬起这超级胖子。林晓梅找出酒精药棉、镊子，问在场观望的两位谁上，他们都摇头说下不了手。林晓梅咬紧牙，倒抽着冷气，猛地将酒精药棉按在那可怕的伤口上。

“哇！”宇宙号叫起来，“你在给我上法西斯的刑罚！”

林晓梅让他号得手直哆嗦，可她认准的事就不会半途而废。好在鲁智胜忠心耿耿，死命按住宇宙的脑袋。林晓梅狠着心又将伤口边剩余的灰粉一点一点擦净。

“林晓梅，你，你心狠手毒！”宇宙骂起来，脚乱蹬，“我恨你！”

卫生室外涌来许多围观的同学，林晓梅差点哭出来，但总不能不顾羞耻，当着众人面啼哭！她强忍着泪，开始用红汞为宇宙止血，并且一边在心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老天保佑！

“血止住了！”鲁智胜忽然欣喜地叫道。

一直面壁而立，声称不愿看到宇宙遭受痛苦的邱士力也猛然回身。宇宙心有余悸地问：“她这样对头吗？会把我治死吗？”

一会儿，卫生老师来了，她仔细地察看了宇宙的伤口，说：“临床处理还有些专业性。林晓梅，你学过护理？”

“很，很早的事。”林晓梅吞吞吐吐。

医务室外人声鼎沸，特别是那些女生，都在议论林晓梅不得了；鲁智胜与她并肩而立，频频点头，好像很自豪的样子。林晓梅不想久留，跑出门去，飞快地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离开了那儿。这种好时光，人生能有几回！

教室里，大家正忙着清除灰粉，班主任也在。只见简亚平是主力之一，她头发上白乎乎的一片尘灰，有点硝烟弥漫，林晓梅好想伸手拍拍她的头，那儿准保蓬起一股灰。简亚平顾自长吁短叹，说宇宙太可怜了，白白流了那么多血。还说刚才如果她在场就好了，她会奋不顾身地相救，至少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先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将伤口包扎起来。

林晓梅刚想同她理论几句，贾梅走来了，抱住她的右臂生拉活扯，拔萝卜似的将她拉到过道上，说：“有人让我带话，说你刚才的表现极佳，很像战地女英雄。”

“那个‘有人’是谁？”林晓梅不依不饶。

贾梅笑笑说：“他姓鲁，名智胜。”

林晓梅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这个“有人”真说到她心里去了。于是她点着贾梅说：“你不准把我参加竞选是因为他的建议透露出去，否则——”

“说了又怎样？”贾梅笑嘻嘻地问，“你会动武吗？”

林晓梅点着贾梅笑：“那就公开审判，判你个‘背叛朋友罪’！”

周三一早，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名单、事迹介绍还有大照片都在校门口亮相。林晓梅进校时，偷眼看见她的照片前人头攒动，不知是她的照片可爱，还是贾梅的文章写得生动。贾梅写